……法有常刑毋得意圖嘗試致干咎戾仰各該人等一併知照特此通告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大律師馬有略事務所遷移通告

馬律師有略自執行職務以來多為當事人所稱道今為訴訟人來往便利及辦理案件便捷計將該事務所遷移於延壽寺街潮州七邑館凡有經辦及欲辦案件請逕至該處面商可也

記書王雅亭啓

演說

說眞正維新在精神不在形式（來稿）（續前）

趙廣河

世界上不論甚麼事 自要是辦事的人 能把自私自利的心眼兒取消 自然就生出維新的思想 作起維新的事業了 大概地球上所有各國的人民 眞眞能夠躬行實踐作出些個維新事業來的 總說是不少啦 可有一層 要以比較而論 西洋眞正維新的人 老比東洋多的多 再往窄了點說 列強各國眞正維新的人 又比中國多的多 可怪就是咱們中國 地大物博 人煙稠密 可與世界為敵 怎會眞正維新的人數 到比人家都少呢 一言抄百總 人家是全都受過教育 所以不論為農為工為商 全都能夠改良進步 不像咱們國裏頭各界的人 大半都是沒學問人担任呦 要想着一國的人 全都有學問 受過教育 非施行教育普及政策不可 顧教育普及政策 茲事體大 言之匪艱 行之維艱 然有教育責任的人 苟能以哲人的眼光 熱心的毅力去辦事去 亦何患事之不能成就 由上所說 維新前途 與教育普及 有連帶之關係 不待智者而後知了 但是所謂教育普及的方法 並不是廣由學校之力 就是家庭教育 跟社會教育 也是最要緊的 學校教育 跟家庭教育 那另是個問題 今天只把他隔開 單略略說說社會教育 社會教育最要緊的 除了講演社以外 就是報章 報章的種類 有文話報（並不叫作大報） 有白話報（也不叫作小報） 也有文話白話兩樣的報（本報就是） 總之話不論文白 張幅不論寬窄 自要是出版的新聞紙類 全都是有益社會的東西 不論男女老少 也不論士農工商 應該是人手一編 就是我們瞧報的主兒 如果有甚麼意見 不妨跟辦報主人商議一下子 送個稿兒登登 這也是我們作國民應盡的義務 所以鄙人本着這個理由 有了工夫 作些稿件 登在報上 與大家談一談 那們回來再說維新 眞正的維新 就在去了自私自利的心 前邊已竟說過 不用再述 若要不在精神上講求維新 單從形式上看去 必定是住在洋式房子 穿上時樣衣服 坐上馬車汽車 才算維新 那祇可是有錢的維新吧 沒錢的人 吃上噸不拔下噸的人 是萬萬不能維新的嘍 現在維新的人 與守舊的人 不能相容的緣故 就是單講形式的過失 中國維新 所以不像日本那們有效驗的 未必不由於此 即現今我們的風俗奢侈 社會窮促 尙未必不由於此嘔 我今天所說的這個維新 不論何等社會 那流人物 都是大家能辦到的 貧賤富貴 災祥壽夭 固然是不由人的 至於這個存心 那可由咱們自己哩 自己有要強的心 別人誰能奪得去呢（可是您自己不要強 竟自私自立 臨完了吃虧受苦 別人誰又能管的了哇） 奉勸大家赶緊一齊發奮起來 口裏不用說維新 便是維新嘍（已完）

特別紀載

日昇昌票號闗閉前後之情形◉山西日昇昌票號 己於數月前闗閉 其現在之情形 各界之中 多不深悉 茲特誌於左端 日昇昌字號 自前清乾隆年間開設 初爲顏料行 道光間改爲匯兌業 其東家李姓 山西平遙人 同光年間 營業之發達 爲同行之冠 各省設立分號 共計二十四處 就字號之殷實論之 惟一無二之金字招牌也 以如此殷實之字號 忽然一敗塗地 非受革命之影響 不至此 其虧折之原因 共有三端 第一 日昇昌營業之中心點 在南不在北 南省碼頭最多 兩次革命 均受絕大之影響 此其一端 第二 日昇昌之欵項 未革命之先 均分配在南省 自革命以後 各省紙幣充物 現金缺乏 由南省調回現金 每百兩虧折三五十兩 以及五六十兩 此種虧耗 實足令人驚異者 此又一端 第三 日昇昌當革命時 外欠數目 約五百萬 欠內之數 七八百萬 出入相抵 有盈無絀 然欠內之數目 成本己付諸東流 追論利息 在外欠之欵項 該號爲支持門面 維持信用起見 三年之中 均未停利 此項虧耗 又其一端 此上三項 均該號中虧折之眞因 至其鋪中之事 所以闗閉如此之速者 亦有種種原因 第一種之大原因 爲廣西之官欵 廣西官府 催迫甚急 動輒率兵威嚇 計一年之中 提去十餘萬兩 猶日日前往催取 此其一 第二 該號中之正經理人 爲郭斗南 副經理爲梁懷文 就資格論 梁應居正 惟梁之爲人 公正樸實 自革命後 對於東家提用欵項 極力阻止 因是不能得東家之歡心 梁無可如何 逐於去歲出號 梁在該號中 素爲大家所推崇 梁一出號 人心爲之瓦解 此其二 第三 京號之老板 爲趙邦彥 趙因號事吃緊 託病回晉 一去不歸 代理人爲侯垣 資格甚淺 又因作保合盛元一案 合盛元埶事人逃匿無蹤 檢察廳屢向侯垣索人 有如無原人 即將保人押起等語 侯外遣檢察廳之逼迫 內受各債主之追索 遂私自攜帶夥友賬簿逃歸 此其三 有此三種近因 日昇昌二百餘年之字號 乃遂一敗塗地矣 京師一方面 自該號闗閉後 如蘇錫綿等 前後控告 計二十餘家 警察廳〻將草廠九條該號房產封閉外 又行文山西平遙縣 平遙縣知事 接到此項公事 乃提取各號之東夥執事人等 詎意該號中之正經理郭斗南 見事不祥 託詞覔死 逃避無蹤 外間喧傳郭己投井 即此謠傳 其京號之經理趙邦彥 及代理侯垣 亦均不知所往 此外之各執事人 更紛然若鳥獸散矣 副經理梁懷文 己經辭號年餘 聞此消息 知東家李五典等 破產在即 無人出來了理 心不自安 乃挺身而出 自謂年己六旬 久蒙東家豢養 今當急難之秋 袖手旁觀 良心何在 雖己出號多月 願出而了理此案 遂同冀體敬等四人 投往縣中 來京了理債務云 其平遙縣公函如下（前略）據民業日昇昌 頃奉京師審判廳來文 遵縣長面諭 以京號帳簿 前經號夥交代平號 而京號之債權債務 應歸京師調查明確 再行移送 著民等迅速派人攜帶帳簿赴京 清理 等因 惟老號總理

大和堂藥舖新張廣告

本堂不惜重資自赴各省採辦地道生熟藥品精潔飲片遇劑其各種丸散膏丹更復督工細心修製有關新張價目格外從廉內有後櫃照行批發擇於舊歷冬月初二日開市在阜成門內大街路北馬市橋迤西磚大門有黑字招牌便是

二十日下午一時在各該所開標願投標者逕赴各該所取閱投標簡章特此通告　計開商品陳列所所有各標
一生皮貨　二綢緞　三布疋　四銅錫器　五銀器　六籐器　七漆器　八繡品　九氈毯　十皮革　十一衛
生衣褲　十二雜類　計開權度製造所所有各標　一衛生衣褲　二零碎布疋　三床巾　四銅器　五漆器

看看二二闕老米闕出版　每冊價售銅元十三枚
今古奇談再版　內附著水滸之施耐庵先生遺像　每冊銅元十五枚
發售處森寶書局送報人均代售

郭樹柄　京莊前後管事趙邦彥侯垣　在逃未獲　已訴在案　蒙恩分票差傳　然事關重要　未敢久延　現擬派副理梁懷文　於隨號夥冀體敬原道凝冀誠敬四人　攜帶帳簿　進京清理　並候集訊等情　具覆前來　知事當即督飭該東　將京師攜回帳簿　面爲封固　點交梁懷文等　攜帶進京　給文自行投質云云　梁懷文等到京之後　於舊歷十一月十二日赴廳投到　當即取保出來　十三日往商會　晤談此事　各債主知梁到京　又知梁仗義出頭　頗有人出來　主張寬限時日　和平了結　現在廳中已將全案移交商會　由商會出來調處　不日在商會與各債戶開一討論會　專爲研究此案云

◎本京新聞◎

入祠禮節◎前國務總理趙智庵君　前日其少公子趙阜君　於梁各庄本祠奉主入祠　是日到者一百八十餘人　茲將其入祠禮節錄下（一）是日午後一鐘　由承祀子著大禮服　赴泰甯鎮衙門　謹奉主位入祠　沿途均奏軍樂（二）入祠時間　在是日午後二句鐘（三）主位抵祠時　由祀子恭奉入龕　讀祭文　行三鞠躬禮　奏軍樂（四）承祀子禮畢　立龕東隅　恭候來賓行禮（五）請主祭官就位　讀祭文　行三鞠躬禮　承祀子答禮致謝　奏軍樂（六）請來賓就位　讀祭文　行三鞠躬禮　承祀子答禮致謝　奏軍樂（七）請工程處全體人員就位　讀祭文　行三鞠躬禮　承祀子答禮致謝　奏軍樂（八）來賓禮畢　承祀子改著常禮服　行家祭禮　作樂（九）禮成　全體撮影

參政逝去◎參政院參政楊守敬　碩學善書　頗爲海內所宗仰　茲於月之九日　在京厲病歿　老成凋殊堪惋嘆　參政既出一席　一班有候補參政資格者　看誰有好運氣　可以得補此額　爲養老飯碗

府中成立◎將軍府現已成立　其府署地點　暫用前清鹽政院地方　即安定門大街大佛寺吳炳湘之寓所

控案開庭◎前日午後一鐘　地方審判廳　爲李王氏控劉僉事一案　在民事第二庭公開　同時有一李王氏　因別案到庭　開庭時　庭丁誤將其傳入　訊問茫然　乃知其誤　急令退出　另喚李戴張冠　殊可發噱云

解犯再誌◎前日下午　由快車押解來京人犯十餘人　執法處總長雷震春　親自到站監視　旋即押解到執法處收禁　己誌前報　拿獲亂黨　何勞雷君親往　觀當日之舉動　知必非普通之人犯矣　頃聞是日所押解之八犯　爲前四川民政長張培爵氏　及其同黨多人　在被捕之原因　係因在天津有勾結亂黨密謀造反情事　旋爲京畿執法處偵探探悉　遂行捕獲　一切詳情　容探再誌

報名躑躅◎崇文門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會　開設財政專門科類　此等實業學校　北京甚少　將來造就之才　必得適用　近聞報名者甚爲躑躅

爲衣所累◎江都李毓如　住京四十餘年　專服布素　冬不衣裘　近受口北道尹之聘　因家眷在京　每月必回家數次　廣安門稅局不識其人　見其時常出入　疑其身有私貨　冬至前一日適又回京　稅丁將其渾身大搜特搜　竟無一物　先生笑曰　余老矣　不經此凍　此乃汝等職分　余不見怪　一笑而去

官長注意◉駐守文華殿之消防隊晝夜保衛甚爲勤勞實係官長訓導所致惟當此隆冬之際各軍士內着小綿衣外套大小衣褂實難禦寒加以日前天降大雪寒冷情形不堪言喻想必其中另有不得已之苦衷務望長官從長計畫速放皮衣以禦嚴寒則衆兵士感恩非淺

凍死三則◉昨前兩日天氣異常嚴冷無力之家不知凍餓幾許可爲浩歎據某君傳述昨日由執法處綁出匪徒十二名押至行刑場槍斃及至臨行刑時內中有二人已經凍死又有一皮匠好習武技有人謂其習金鐘罩者每逢嚴冬之際必往天橋一帶裸身習練技藝天氣愈寒練習愈久昨日又往天橋練技手携皮衣裸身前往未至天橋即行僵仆須臾氣絕而死云又十一號下午四點鐘阜成門內宮門口秀才胡同西口有一三十餘歲身穿單衣單褲男子走路忽然跌倒一跤連凍帶栽竟自氣絕當由巡警報知正紅滿官廳檢驗其妻赶到（在水車胡同住姓慶）具結抬回治喪

童伶三誌◉小十三旦等已由石家莊尋歸當單往石家莊時知伊等在某園演戲乃潛往聽之見十三旦出台改名小月華演唱絨花計演畢後單正擬上前相認忽見有多人保標將十三旦二人護往出園單知一人不敵恐打草驚蛇反爲不美乃歸往店中設法打聽內容始知伊等出京之原因原爲一婦人所引誘該婦名春喜在京時廣西城鐵匠胡同其夫曾在游緝隊當差因事被革後不得已令春喜做暗藏春色生涯生意頗有起色春喜每日必往春仙茶園看戲不知何時與小十三旦等迸識彼此熱度極高歇後春喜與二人相商各給五十元乃將其帶往石家莊居住春喜則在某處混事小十三旦等改名在戲園演戲另外雇用多人終日護送單某打聽明白歸京據情稟述檢察廳行文獲鹿縣由縣中派人將小十三旦等押解到京此案乃破聞春喜及其夫均擬定拘留若干日小十三旦等各由其家族領回云

名伶出獄◉名伶九陣風閻某前因案判罰禁閉刻已限滿釋出定於臘月出台演唱

再誌剝孩◉又剝兩孩已誌日前本報現據訪聞被剝幼孩之家姓張當行生理因所失微細並未報案現被右翼富統帶查知以近日迭出剝孩之案實與人道有虧已飭偵緝隊認眞查拿務獲懲辦

續誌前報◉右翼在京西下尾占以拿獲盜犯楊玉已誌十一號本報茲經調查該犯經偵緝隊坐辦常保松壽番訊據供搶刦下尾店李榮家並在大嶺熬口等處路劫蕈駄銀兩並供出同夥王山（即輔臣）王德祿等聞已在六郎庄地方將王山捕獲王德祿潛逃訊得供證確實日內解送提署

懲罰煙犯◉右營游緝隊於日前晚間在平則門外正紅旗老營房西門內抄辦吸烟人犯連某一名連煙具一併帶往阜成汛次日解送提署經執法科員供訊將連某判罰銀洋三元遂取保釋出限日交金

大風爲灾◉十一號上午十點鐘京中大風錦什坊街養馬營牌坊颳倒二龍坑折燈桿一根十一鐘六部口有賣布劉某被風迷眼隧入溝內摔傷下午兩鐘教育部街口有行人王學海避風被馬車闖傷六鐘手帕胡同折樹一枝將皮車夫胡某砸傷甚重風灾頗廣

置賣房產者請看

兵部窪石碑胡同南頭路西雲錦堂張姓住房一所計房十五間紅白契紙三套於前清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典與鄙人爲業言明房仍張姓暫住每月房租七兩五錢作爲利息積欠三年之久分文未給現聞張姓另有新契意圖暗賣以騙典價訟事之興即在目前恐諸君不悉此中轇轕誤購此房特此聲明

長巷上四條胡同郁宅啓

京師地方審判廳爲通告事本廳受理日昇昌虧欠巨款一案前經公告各債權人令於三十日內

廣告 ……之不[illegible]也 於陽曆十二月三十一號陰曆十一月十五日新張特此
正陽門外廊房頭條第一樓內三層樓上電話南局一百四十七號 本茶樓球房主人謹啓

東安市場內雜技場路北
潤明茶樓添賣飯食廣告
本樓特邀高等庖師專做南北碗菜各樣蒸食應時小賣行常便飯清油大餅什錦火鍋樓房雅座潔淨價目便宜現已開市誠恐各界諸君未及週知特此佈告 本主人謹白

社會瑣談 （此欄歡迎投稿）

●當鋪 （半味生投稿）

刻下本京各當鋪 所定期限 一律以二十個月爲滿 惟舊有八個月爲滿之當 各當鋪竟不一致 有於票上蓋戳 改爲二十個月者 有謂無須蓋戳 凡自民國三年四月一號之當 均已改爲二十個月 業經過入新賬者 亦有仍須入利 才能改爲二十個月者 此種辦法 未審由官廳會同商會之舉耶 抑各當鋪自爲風氣耶 敢問

戲場閒評 （瘦郎）

●中和園之小蘭英

小蘭英在十年前 即享盛名 凡津申一帶 以及各汛岸碼頭 足跡所經 無不歡聲雷動 蓋女伶界之老前輩也 數年以前 在天津涉訟受辱 盛怒之下 嗓音因之失潤 然就做派論之 則女伶之中 實無人能出其右者矣 此次中和園以重禮聘請來京 聞不久即往漢口 其在京可暫而不可久 願各顧曲家 幸勿交臂失之

諧談 （瘦郎）

瘦郎曰 翠喜二字 娼優中多喜用爲名字 然此二字 甚不吉祥

客曰 何故

瘦郎曰 不見夫從前振貝子之故事乎 其起禍之根苗 由於楊翠喜 又不見夫今日劉文嘉之訟事乎 其涉訟之原因 由於李翠喜 吾故曰二字甚不吉祥也

命令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十一日）

大總統策令 農商部呈稱本部諮議蔡法平增購公債懇請晉給勳章等語蔡法平遵奉推廣內國公債條例現復增購十萬元實屬熱誠愛國應晉給二等嘉禾章以示優獎此令 晏安瀾區論邵義給予三等嘉禾章康士鐸張家聲伍璣蔣尊禕關慶麟李福全鍾文耀汪立元給予四等嘉禾章此令 財政部呈稱豫紳張錦芳獨力認購公債十六萬元洵屬熱心愛國援案請給獎勵等語張錦芳應給予四等嘉禾章用昭激勸此令 張繼宗給予五等嘉禾章此令 任命党積齡署貴州高等檢察廳檢察長此令 任命王懋賞爲陸軍第二師步兵第四旅旅長此令 內務部呈請將署參事許星璧敘列四等等語應照准此令 陸軍部呈准鑲藍旗滿洲都統巴哈布咨擬以恆廉扎隆阿爲頭等護衛玉章連惠麟兆爲二等護衛海源爲四品典衛瑞謙全喜文連承善爲三等護衛請予准補等語應照准此令 陸軍部呈准鑲藍旗滿洲都統巴哈布咨擬以春佑承襲世管佐領請予准襲等語應照准此令 陸軍部呈核准鑲藍旗滿洲都統巴哈布咨擬以世昌陞補包衣佐領請予准補等語應照准此令

評講聊齋

臙脂（十八續）

尹箴明

訂約後 有知者否 答無之 遇鄂生時 別有人否 亦答無之 乃喚生上 溫語慰之 生自言曾過其門 但見舊鄰王氏與一少女出 某即趨避 過此並無一言 吳公叱女曰 適言別無他人 何以有鄰婦也 欲刑之 女懼曰 雖有王氏 與彼實無關涉 公罷質 命拘王氏 數日已至 又禁不與女通 立刻出審 便問王殺人者誰

郤說這位吳府台 雖由下人在監中 探出鄂生並沒與臙脂有私約的事來 可是上堂不能替他辯護 自得設法問出臙脂的破綻 再行追究 於是這一天陞堂 把臙脂先提上堂來 問說你 控告鄂秋隼殺死你父 你是親眼得見麼 臙脂說 雖不是民女親眼得見 有訂約繡鞋爲證 吳公說 那們你與他訂約後 除你兩個人之外 還有別人知道沒有 臙脂說 這一件事連民女的父母都不曉得 吳公說你與鄂生 是由何時初次見的面兒呢 臙脂說 有一天民女在門外 他從門前經過 看了民女兩眼 過了兩天 夜間他就跳墻入院 彈窗與民女定約 爬去的繡鞋 吳公說你那日在門前 見着鄂生 他是一個人見呀 還是有過往行人 臙脂說 街前沒有行人 吳公問到此處 吩咐衙役帶鄂秋隼 並不叫臙脂下堂 衙役答應 一會兒提上堂來 跪倒與府台叩頭 吳公臉上故意和顏悅色的說 我看你這一案 諸多不符 今一天本府要準情度理的 悉心細問 不必害怕 千萬實話實說 不許撒謊 你與臙脂幾時訂的私約 鄂秋隼聽見吳公這樣問 才跪爬半步 說 生員並不會與臙脂訂過什麼私約 有一天生員由他家門前經過 見生員陳鄰居王氏 同定一個少女 由這個門兒出來 生員因人家是少婦長女 我就赶緊走過去了 並不知他叫臙脂 也不會同他交言 安有跳墻定約之事 望老父台詳察 吳公一聽 立刻衝定臙脂說 方才你說沒有別人看見 如今據鄂生所供 有隣婦王氏 你因何隱瞞不說實話 其中你一定另有隱情 你如不實說 本府先要掌嘴了 臙脂一聽 嚇得直哆嗦 說大人不必動怒 當日確是有個隣婦王氏來串門子 他臨走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 一面說着話 才來到門前 不過這一件事 當日雖有他 至於鄂秋隼跳墻訂約 全都與他不相干 故此民女才說沒有別人 望大人詳察 說完 驚音透着直顫 吳公一聽 有了別人 這案子就有頭緒了 於是吩咐衙役 把鄂秋隼照舊拘監 把臙脂收入女待質所 囑咐官媒 好生看待 然後退堂 到了內衙 另備一套公文 派兩名差役 申到該縣 速將卞牛醫對門襲王氏 傳府候訊 差役領公文 怎麼去投 不必細表 過了五六天 就把王氏拿到 吳公預先吩咐 不許他與臙脂見面 差役一回進去 吳公立刻陞堂 差役帶上王氏 吳公一瞧 與臙脂不同 是個浪蕩婦人 見面必須用話詐嚇於他 說襲王氏 你對門卞牛醫 被誰殺死 還不從實的 快說

璧合珠聯之墨錢

華君介山以絹地畫屏六條割愛其中所繪戲齣如生雖欵章磨滅其出自名手無疑今再倩菊儕畫士彷繪四條較原稿尤屬得神與前之妍媸互見圖洵楡璧合珠聯張貼一室頗增雅趣照前題詠本付石印永興寺內寄售每四條銅元十二枚 尹箴明楊曼青謹啓